元本誦志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illegible]

載記卷第五

通志一百九十

後秦

姚弋仲　襄

萇　興

泓　尹緯

後蜀

李特　流

庠　雄

斑　期

壽　勢

後涼

呂光　纂

隆

後秦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郍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郍玄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

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
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虎尅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
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
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彊虛其心腹以
實畿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
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
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
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虎執權思
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桀于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

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虎廢
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畧召之乃赴正色謂虎曰
柰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乎虎憚其彊正而不之責遷
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脩
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
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曾擾
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
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梁犢敗李
農於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

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滈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

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
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
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
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
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
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
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
葬之于天水其孫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
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
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謂
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
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
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立縣
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
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
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坡

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鄗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
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
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
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
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
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
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
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
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升其衆浩愈惡

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子梁國柔臺表授梁國內
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
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
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彊終爲難保校兵練衆
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
乃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
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
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

自淮南擊滅之皷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
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流人郭敵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
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
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
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
陽踰月不尅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
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

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
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
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
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
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
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
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
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

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户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山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去

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衆五萬餘家咸推

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桀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辛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城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

狄廣党剛等爲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户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户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廻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才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

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户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户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廻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苻二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

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堡據
馬嵬奴遣弟多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
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
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
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
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以弟征
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凉胡金熙鮮
卑没弈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
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户統懼乃降因

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僬
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
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
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
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
尉鎮上邽萇還安定脩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
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
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
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

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持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尅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桀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

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徇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交人隴西辛遣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

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尅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大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揚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勇智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尅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

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恠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虎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

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
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
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
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
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
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
節駕馭羣雄苞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
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
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

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
蜀三千餘户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
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
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
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
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
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
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
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

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王太子萇出征討當留統後事及鎭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鎭安定碩德鎭陰密第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彊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

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

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户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尅之初上邽羌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

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弃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
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
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
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掎
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妲高地
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今三軍
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
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
平公沒弈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

姚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
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
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
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
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
之不尅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
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
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
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户于漢中興留
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
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
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
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勑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脩己厲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

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
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
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
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
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
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覓降號稱王
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公旻
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
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

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
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
禾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
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老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
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
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
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
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
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

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
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
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
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
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磑趙惡地王平馬萬載
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
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
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
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

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
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寃滯姚緒姚碩德固
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
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
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
貞白下書襃美增撫邑一百户賜超爵關内侯佩等進
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
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
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

之西也没弈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
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
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
帥遭大喪非在疆埸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
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
至敢輙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
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没弈于于棄其部衆率數
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
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

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
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
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
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辭之
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
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
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
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
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

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
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汲弈于權鎮上邽
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
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
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秦秦
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敦煌與呂隆相
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
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紫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
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

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平悅之姚平糧竭矣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户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

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

暠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忿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忿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眞所圍衆潰執松忿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忿還長安歸罪文眞深自陳謝興下書録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侍郎席礭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

里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道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

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

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

隆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人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麐言於興曰戍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西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

鮮卑烏丸居不安國家發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已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末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上疏理尚興悅敞之文赦尚之罪以爲尚書晉

義熙二年正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濜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弈干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於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

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輒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暠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尚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illegible]

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尅也弼不從進攻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沖次于嶺北欲廻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

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
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
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
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
欲隱忍容之斂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
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爲也但輕害名
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
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
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
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
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
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
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
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
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
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
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
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

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
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
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
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
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
東遣其江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
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
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荊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
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

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
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
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
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天
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
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
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于文武苑
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
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

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户避勃勃內徙興處肆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

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户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

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絜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
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
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
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
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
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
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
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
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

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
勃勃要之衆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
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
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姦計屯聚芍
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
安敢闚吾疆埸苟有姦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
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子冬當遣
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
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

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

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

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王十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

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
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
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
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
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凶無狀潛
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
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心誠
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
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

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
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氐仇常
起兵應弘興輿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
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
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
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
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
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
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

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
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
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
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
西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
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柰何忽有斯事興曰
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
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
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制

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閫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
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
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
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
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興許之遣其
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來
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
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
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距之於

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邕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布歲傾諂羣豎爲之畫足翼成逆著取喻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掌邪宜斤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狠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諮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宣以無崖輔之益將戮之宣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

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
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
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與又遣弼
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
敏曼嵬向新平與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
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
王廣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音陵太守
王遵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
魯勃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
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

秦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
隴毛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
堡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尅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
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
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
寄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
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
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
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云苟命所記

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楊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第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句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己以荅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群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

勝衆咸恠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
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豫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
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
主上疾篤姦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
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
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
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迎
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
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

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
杖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
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
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
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
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
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
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
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

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沖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不許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宜廣其首級露布表言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宄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

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而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

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

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又將封其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之乃止并州定陽貳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

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寇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户悉奔
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
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旬成建武
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謨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
鄜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騎五萬討勃勃
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
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
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
入寇長蛇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

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謨討渴擒之泓使
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
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
建義蛇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
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
攻滎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
生以滎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
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
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巨言之王音伐國

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遵濟
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
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立內實京畿
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
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
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
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孛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
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鄠雍
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色先自削損也泓
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
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
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
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
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
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皐
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
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
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

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多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皐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栢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

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
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
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
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
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勑者當明其罪
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
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illegible]
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
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illegible]

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
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使讓懿責以叛亂之罪乃宣
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
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户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
臨晉叛户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
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
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
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户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
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

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諶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灃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生之理不在奔馳而加親加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

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荀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不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岨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illegible]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

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
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
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
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
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
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
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
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
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

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
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
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閿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
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
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
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皇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
諸軍爲掎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
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
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頡屯于河上遣恢武姚

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杏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
諶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
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
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
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
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
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
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
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

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托拔嵩正直
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
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
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軍堯柳泓使姚裕率步
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
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
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
關西姚難屯于杏城裕遣王鎮惡王敬等自秋社西渡
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

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滑水汎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純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從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于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

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

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燋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祅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恠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

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交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踈來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羇旅以斯爲愧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立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

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illegible]侯

後蜀

李特字玄休巴蜀宕渠人其[illegible]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illegible]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illegible]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曎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俱出[illegible]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劒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illegible]姓莫著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illegible]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從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illegible]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illegible]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illegible]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

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illegible]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illegible]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
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illegible]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
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賨
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
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
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

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
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
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
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
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
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
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

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事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

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廞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緜竹廞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緜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

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
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
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廞長史袁洽及廞所置守長遣其
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
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
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
冉等凡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
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
牛酒勞尚於縣有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

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言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
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
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
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
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
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
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已功乃襄朝命不
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

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雨水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

鞬同聲雲集旬月閒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廻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

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賢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魯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魯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

令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蹇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第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遣尚書費立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

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
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
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
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
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
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巨趙肅
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
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

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
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
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
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太
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
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
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
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
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

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三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幸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廻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

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璜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

千人産爲歛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縣竹平
趙歛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
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
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
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尅小
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録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
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
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
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

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
伐仙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
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
毗橋牙門左汜黃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
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
追擊臯倍寻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伐阜又至甚懼
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
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

約與君二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轝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雄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

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輒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千匹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雒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閉門納雄

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
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
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
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
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
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
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
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
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

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
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
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后加范
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
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
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
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
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

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illegible]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
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
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
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
蜀先是南土頻歲飢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
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
餘人送婦女千口於城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羕
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
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克時李國鎮

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歸遣其
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
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之言多
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
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等固請雄遂起釋服親
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
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
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

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
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
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至
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
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
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
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
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
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

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
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所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
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皇后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
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
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
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兒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
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尅薨不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
成必爲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遲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
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吾兒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

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頤陛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謙挹駿重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與淳言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琅邪若能中興入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詔具張駿傳中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砲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邛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

郡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
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
憂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
相尋雄乃異置校置史官聽
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
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
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合
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
金帛雄遂辭謝之後雄嘗

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酳也雄即
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
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
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
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
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
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
愛儒賢自何點拿劍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

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
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
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
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
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
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
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
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樂流涕不脫衣冠其

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
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
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
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
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
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
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與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
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

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
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
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
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
弟玝於涪玝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
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
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

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而遷其平南襄襄無他
才藝雄時勸立內政寵待甚厚內則信宇聲許涪等國
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由數人而已於是
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
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
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
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
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
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誅者雜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

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illegible]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illegible]侍許涪
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illegible]之數
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illegible]政興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illegible]為先登壽到成都期
越不虞其至素不設備壽遂[illegible]呂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illegible]景寫尚書
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illegible]軍李西等
皆懷姦[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
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
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
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
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
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
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

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弈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弈

世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昝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虎先是虎遺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嶮遠圖之未易鮮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弈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弈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

將軍録尚書事壽承雄寛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
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虎威彊宮觀美麗鄴
中殷實壽又聞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
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輙殺以立威又以郊甸
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户三丁
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脩
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
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
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

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
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謚昭文帝廟曰
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
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
尅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
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
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
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
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

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感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令人所作賢哲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聖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立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

李氏爲皇后大赦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焉當解思明以勢兄弟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焉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焉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弈自譽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

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卒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
衆乃潰散勢既誅弈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
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
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
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
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
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
優之實欲與分災眚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

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
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
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
而溫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廻
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
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
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
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
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昝堅走至晉壽

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勑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温解其縛焚其櫬遷[illegible]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後涼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illegible]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illegible]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illegible]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illegible]四寸目里瞳

子左肘有肉印沉毅[illegible]重[illegible]忍不形于色
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illegible]言之苻堅舉
賢良除美陽令夷夏[illegible]肥[illegible]堅征張平戰
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illegible]苻雙反于秦
州堅將楊成世[illegible]雙將[illegible]興所[illegible]光與王鑒討之鑒欲
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
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
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
城[illegible]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
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illegible]
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
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
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
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堅
既平山東士馬彊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
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
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

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
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
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
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
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
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
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
[illegible]中附庸侯王吞要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
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
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
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
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
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
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
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
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

獪胡獪胡弟呐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
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
連鏁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
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
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句
鏁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
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
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
翠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

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
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
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
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
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
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
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光東還有福地可居光於是大
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
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
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
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
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
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
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
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
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師師之罪遣彭晃杜
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
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
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蘇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
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
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
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
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
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以應
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
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

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户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

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
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
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
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
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
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
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僚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
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
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荊蠻以霸何
也業曰明公受天睠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
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
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
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
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
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

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
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
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
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
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
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
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
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尅之進次涼興穆引

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
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
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
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
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虎賁中郎將纂討北
虜匹勤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
子讌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
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
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

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
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
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
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
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
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
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
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彊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虎
賁呂纂彊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
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
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
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枹罕奚念單騎
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
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于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

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勑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

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
猶鬬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
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
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
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
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
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
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
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

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
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涫
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退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
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
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
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
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

筭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
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
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麐明天文
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
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
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
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
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尅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
事發光誅之麐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
曰業聞師廻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
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
使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
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
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
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

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効豈可安榮其
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
奔郭麐麐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
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麐
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
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麐悠
然自若麐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
牧西平公呂纂擊麐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麐勢
衰光遺楊軌書責以大義軌不荅率步騎二萬北赴

郭麐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
麐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
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
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麐聞軌敗東
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麐走南奔廉川光疾
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
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闚闟
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
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

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
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
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
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僞
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
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
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
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
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
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
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
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
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

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
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
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
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
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
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
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
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
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

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
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
素憚纂悉奔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
閣目[illegible]超[illegible]廣武[illegible]弘[illegible]勸弘即位弘曰自
以紹弟也而[illegible]統衆心不[illegible]遺勑慙負
黃泉今[illegible]兄而[illegible]何面目以視[illegible]心[illegible]且賢
威[illegible]振二[illegible]宜[illegible]大位以安[illegible]
遂僭即天王[illegible]大赦境內改元爲[illegible]
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illegible]

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香來鄉[illegible]餘封
并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illegible]曰隱
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illegible]心陛下
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illegible]東呂方
曰超實志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illegible]之宜方
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
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illegible]深忌
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行
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

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
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
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
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
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
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
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
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
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

文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厭殺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顯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筭纂不從度浩亹河爲鹿孤弟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傉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

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荅天戒
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
其太常楊穎切諫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
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
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復叩馬
以諫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
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
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
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

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
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
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
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
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
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
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
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
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

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于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而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

[illegible]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綦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僞謚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

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
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
僭即天王位超先於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
爲神鼎追尊父實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
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
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鄙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
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
成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
亡死者太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
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
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
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
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
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座有羣雀鬬
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
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

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
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
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虎旅十萬謀臣盈朝
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
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
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廢興由之未損大略隆曰吾
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
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
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

蒐外逼百姓嗷然無胡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
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
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
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
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
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
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
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
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

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illegible]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illegible]

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載記卷第五

通志一百九十

[illegible]